

风华齐聚汇英才

□ P B 1 5 0 2 龚政强

如果有哪一所大学在短短60年不到的时间里，凭借非凡的创新精神，不断超越自我，脱颖而出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颗闪耀的明星，那一定非中国科大莫属了。

在这座群英荟萃的校园里，有志存高远的莘莘学子，每当夜晚来临时，他们都在图书馆或自习室里孜孜不倦地埋头学习，或阅读，或思索，或推导科学前辈呕心沥血得出的如史诗般优美的定理，努力学习完善着自己追求的领域里尚待书写的那一片空白；又或者是在兴趣小组精彩地辩论，为着一

个尚未求解的谜团，大胆而细致地提出自己的猜想，然后试着去证明，甚至还可以想象到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精辟理论，这些都会是大学生活中最美的点缀。科学，需要大胆猜想，小心求证，而在科大，这些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。正是这样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严谨踏实的学风，造就了中科大无数学界泰斗的神话与传奇。

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之上，最不缺乏的就是德才兼备的名师。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

也。”一部校史，娓娓道来的 是科大过去的荣光。在这历史中，我看见了站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顶尖之上的雄才，院士、学者、教授齐聚于此，培育科技英才。中科大的学子，有幸与诸多科技领域的尖端人才接触，聆听他们的教诲。经验丰富的老教授抑或是思想卓越的教坛新秀，都向我们展示他们胸中之丘壑，带领着我们冲击哥德巴赫猜想，领略相对论的奥秘，带领我们在他们自身所研究的领域遨游，激发起我们对知识海洋的无穷遐想。教授们口中简洁精妙的

语言，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体会和理解。除了对科学家的敬佩和赞美之外，我们还看到了他们对科研的严谨和对教学的热忱，以及传道授业解惑的耐心和教书育人的责任。师从名师而名师出，“红专并进，理实交融”的校训会指引着我们成为专业中未来的精英，成为社会各界的脊梁。

于清晨微光中听喜鹊轻鸣，在也西湖边观湖光掠影，在樱花大道下赏各色芳华，在群芳亭中品缤纷秋色，在孺子牛旁参悟人生哲理。玉泉路上有我们青春飞

扬的自在，郭沫若广场上有我们仰望星空的浪漫。校史馆里有我们赞叹感慨的回想，天使路上有我们走过跑过的影子。一年四季的风光散漫而过，见证了我们的忙碌，我们的充实。校园里的古树记载着年复一年的故事，密密麻麻的年轮里，刻着的是中科大每一天从不重复的光阴，是“创寰宇学府，育天下英才”的梦想，是每一届学生的由新奇陌生到留恋怀想。

这里的每一刻都是值得期待的美好，是无限风华的传承与纪念。

像一棵树一样

□ 耿菊

坚定美丽

雨后的公园分外清润。一丝凉，半怀清风，雨水洗过的树叶，闪烁调皮的阳光，一颗俗世的心也跟着轻快起来。

公园里，我缓步慢行。路的两边栽着垂杨柳，枝条低低地，虔诚地向下，几乎触到地面。风摆杨柳，它轻甩手臂，舞姿曼妙，美得直让人萌生忌的心。

往前，左边桃树林，右边李子园。苍黑的枝干，青绿的叶间，缀着翠绿的果

子。个个铆足了劲，孩子似的可爱。再向前，我一眼就看到了窜得高高的白杨树。粗壮，挺拔，有大丈夫的气魄。树顶上的叶有节奏地哗哗响，像是无数双手在鼓掌，又热烈又有趣。

转过一个弯，路两边站立着松树，枫树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树，它们静默无声，又像是在悄悄私语。好奇的我，真想问问它们在想什么呢？

路的尽头是一个凉亭，

我悄悄地走过去坐在亭里，静静地看亭前几颗相思树。我敛声屏气，怕惊扰了相思树上的那两只鸟，它们大概是在恋爱吧，一会儿交颈私语，一会儿唱婉转的情歌。

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这一刻便是吧。如果可以成为一棵树，活在这静好的树界里，那该有多美。

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件事。小学四年时，一次作文课上，老师让写理想。我和同桌写好后，互换着

看。一翻开她的作文本，我就笑了。她的理想竟是做一颗桂花树！未免太没出息了。那时，大家的理想都很大，有的想当科学家，有的要去当飞行员，有的要做医生……同桌见我笑，忙向我解释，她说：“我们家院子里有颗桂花树，每年静静地开花，很漂亮，又芳香无比。还可以做桂花糕，吃了让人念念不忘。可是，去年要建新房子，伐掉了。它还常常到我梦里去呢！”现在想来，

她的理想多有诗意呀，一点不荒唐不可笑。

一直很喜欢三毛的一首诗：如果有来生，我要做一颗树/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势/一半在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/一半洒落阴凉，一半沐浴阳光/非常沉默，非常骄傲/从不依靠，从不寻找。

不，我不想等来生，来生有太多的不确定。今生，我就想做一颗树，活成树的样子，像三毛诗中的那棵树一样，坚定而美丽。

雪爱（外一首）

□ 赵敏

一片一片地
轻轻覆盖，愿雪花的柔情
能让小溪忘了流淌

愿所有的清激
都留在故乡
母亲煮饭，姐妹洗头发

远方的梦里，麦苗青青
油菜开花
遍地跑着牛羊

听雪开花

她，再也
爬不上那座山岗了
检柴

是她，老得没有脚力吗
还是雪太大，看不清哪里平坦
哪里有悬崖

只好呆在老屋里，她
用儿女的担心
烧起一堆火，静静地
听雪开花



一鉴亭

副刊 第479期 冬天的芭蕾 晓畅 摄影

冬雪的馈赠

□ 严初

雪来雪去，留下一地馈赠。

图书馆前，有三棵银杏，每棵树干一人围抱——这在银杏，已算有了年岁。银杏生长缓慢，别名“公孙树”，蕴“公种而孙得食”之意。朔风横扫积雪，银杏果扑簌而下，“啪嗒啪嗒”，拾也拾不完，捡也捡不尽。

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就是美啊！我且在树下，捡拾宝贝。但这世上，有不劳而获的轻巧事吗？我也有付出啊，我在寒风中低头弯腰，身上不时被坠落的积雪团砸中。

捡拾天上掉落的馅饼，自然会引起他人的共鸣。不用号召，不时有学生模仿我，捡起一枚枚银杏果，当然，会有好学者向我求教银杏果的功效。我答曰：润肺、止咳、化痰、定喘；通血、化痰、养颜、美容。特别提示，生食有毒，需加热小量食用。

多有意思的事啊：微量元素丰富的银杏果，既是高级滋补品，又带有毒性。——这再一次印证了世上没有完美的 事。再说，所谓完美与否，全从人类的视角出发。这也太霸道了吧！谁规定银杏果生来就是该为人类服务的？它出生于石炭纪，距今已有3亿年的历史，它自在 于地于大自然中舞蹈，按照自己的生命轨迹行走，何须肩负着滋养人类的重任？倒是人类，自诩为万物之王，以君临天下之势，贪得无厌地向大自然索取。——国与国之间有界碑，人与人之间有边界，那么，人与动植物之间呢，是不是也该有一定的边界？

冬雪的馈赠，有形而上的踏雪寻梅，亦有形而下的捡拾树果。我且好生珍惜自然的馈赠，珍惜当下的点滴幸福。

梧桐树上的麻雀群

有运动规律可循吗？

□ 范洪义

黄昏时分，走出东区图书馆，就在台阶上站立 的当儿，空中传来一阵聒噪声，几群飞行着的庞大麻雀编队映入了眼帘，使我一下子瞠目结舌。他们在草坪上空盘旋飞掠，时而编成折扇队形，时而编成银河星系状的队形，时而又呈现出如奇异吸引子那样的从混沌趋向有序的队形变化。倏忽之间又组成一张大网向空中撒去。其队形变化之迅即，

飞行方向之莫测令人叹为观止。也不知道每个编队的“雀头”是怎样示意它的同伴们跟着它改变飞行方向与速度的。只见它们一会儿在树叶之间歇息，一会儿又叽叽喳喳叫着一 起冲向天空。它们是在争夺树林的栖息地而相互示威呢，还是在向人类炫示鸟类，即使是小的种群也有遮天蔽地之势，也有组织纪律的团队精神呢……？

记得国画大师齐白石曾画过一幅单个麻雀图，这只雀挺着胸，尾巴高高翘起，大师的题款是“汝身虽小能分鸡食鹅粮”。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麻雀由于争粮吃而被定性为四害之一，与苍蝇、蚊子、老鼠并列。我曾经亲眼见到过灭四害的一幕。那时候，居民有的手执铜锣，没有锣

的敲打破脸盆，走到晒台上或爬到大树上，齐声呼唤敲击，吓唬麻雀，目的就是让它们无片刻安宁而吓破了胆。那时我在上海读小学，也要按学校要求参加这一围剿麻雀的行动，三天的群众行动中，亲眼看见数只麻雀飞着、飞着，就像被击落的飞机那样，一头栽下来。

此时，望着梧桐树林上空时隐时现的麻雀群，我不禁有些辛酸。那些雀儿春夏天栖息在梧桐上倒还惬意，但在晚秋严冬时，梧桐叶掉光的时候，它们在高处不胜寒的光秃秃的梧桐枝上该是多么凄凉。以前科大的雀群是栖息在老北门附近的一片繁茂竹林中的，当时我家就住在竹林附近，每天清晨见雀群冲天飞起，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：“竹

林青青傍柳堤，茁枝密密自成篱。爱尝嫩笋汤汁鲜，何忍摘下剥竹衣。清晨篱外人语稀，露重应隔鸟互啼。想是同悟日初生，数百雀儿齐飞起。”这片竹林在前几年被夷平盖了楼，现在雀儿们只好栖息在梧桐树上，洒下的鸟粪鸟屎对人们造成不便，那又怪谁呢？

如今，在科大校园内，麻雀已是师生们的好朋友，它们给宁静的校园带来了生气，它们的生生不息象征着教育事业的繁衍与兴旺，人们已不在乎麻雀成群宿夜在树上，或在路上留下点点鸟粪……

骑车回家路过梧桐林的时候，一滴麻雀屎掉在了我的衣领上……。而我当时在想理论物理学家能预算出麻雀群的运动规律吗？它是有序还是无序的？